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的相关性

曹晓琪, 田苗, 宋雅琼, 李甄娅, 王庆文, 王莉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教研室, 太原 03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之间的关联, 为预防网络欺凌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选取山西省 6 所大学共 3 914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使用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行为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总体报告率为 17.4%。男生遭受网络言语欺凌、网络伪造欺诈得分高于女生, 父母离异的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各维度得分高于父母未离异的, 母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上网时间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均 <0.05)。大学生抑郁报告率为 15.6%, 女生抑郁得分高于男生; 父母离异的大学生抑郁得分高于父母未离异的; 父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上网时间大学生抑郁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F 值分别为 2.05, 6.64, 3.91, 19.52, P 值均 <0.05)。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大学生遭受网络言语欺凌、网络伪造欺诈、隐匿身份欺凌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 (r_s 值分别为 0.40, 0.36, 0.46, P 值均 <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网络伪造欺诈、言语欺凌、隐匿身份网络欺凌形式均是大学生抑郁程度增加的危险因素 (β 值分别为 0.89, 0.38, 0.38, P 值均 <0.01)。**结论**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是抑郁情况严重性增加的危险因素之一。加强互联网使用管理, 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社会、学校和家庭积极配合, 对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因特网; 暴力; 抑郁;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B 844.2 K 82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02-0235-04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CAO Xiaqi, TIAN Miao, SONG Yaqiong, LI Zhenya, WANG Qingwen, WANG Li.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0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cyberbullying. **Methods** A total of 3 914 college students from 6 univers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ehavior scale 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Results** The overall reported rate of cyberbully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s 17.4%. Boys who suffered from online verbal bullying and online fraud scored higher than girls. Students whose parents divorced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se parents did not divorce in all dimensions of cyber-bullying.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verall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education and time spent online ($P<0.05$). Depression was reported in 15.6% of participants. The depression scores of fe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were divorced had higher depression scores than those whose parents were not divorced.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scor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thers' education levels and different time spent online every day ($t/F=2.05, 6.64, 3.91, 19.52,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online speech bullying, online fraud and identity concealment bullying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scores ($r_s=0.40, 0.36, 0.46, P<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ree forms of cyberbullying were risk factors for the increase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beta=0.89, 0.38, 0.38, P<0.01$). **Conclusion** Cyber-bullying is one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increasing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use, promoti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active cooperating between society, school and family are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yberbullying.

【Key words】 Internet; Violence; Depression; Mental health; Students

网络欺凌指人们通过电子交流工具有意、恶意或重复的发布旨在伤害个体或群体的攻击行为^[1]。网

络欺凌的形式包括手机电话欺凌、电子邮件欺凌、即时信息欺凌、社交网络欺凌等^[2]。由于网络欺凌发生在虚拟世界, 具有更广泛的时空范围, 大大拓展了发生的时间和空间^[3]。同时, 通常网络欺凌实施者的责任感会降低, 使得青少年中网络欺凌的发生频率不断增高^[4]。研究显示, 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会同时影响实施者与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网络欺凌受害者普遍表现出抑郁、孤独、自卑、焦虑甚至自杀等心理问题,

【基金项目】 2018 年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 (2018SY047)。

【作者简介】 曹晓琪 (1995-), 女, 山西大同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网络欺凌。

【通讯作者】 王莉, E-mail: wangli_1@sxmu.edu.cn。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02.020

同时引起各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如吸烟、酗酒、药物滥用及对学业的低投入等;而实施网络欺凌者常表现出抑郁、冲动、心理变态,容易发生暴力和毒品犯罪等问题^[2]。大学生作为青少年网络使用的主体,网络环境也将影响其身心健康。本研究以山西省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之间的关联,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学校类别分层,以院(系)为最小抽样单位,于 2018 年 5—7 月选取山西省 6 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太原工业学院、太原科技大学、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的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共 4 040 名,经知情同意后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3 914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88%,其中男生 1 913 名(48.87%),女生 2 001 名(51.12%);大二年级学生 2 321 名(59.3%),大三年级学生 1 593 名(40.7%)。平均年龄为(20.88±0.98)岁。

1.2 方法 (1)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是否离异、每天上网时间等。(2)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行为量表。由尤阳^[5]修订,量表共有 12 个项目,包括网络伪造欺诈、网络言语欺凌、隐匿身份欺凌 3 个维度。采用 5 点评分法,从“从来没有”到“总是发生”分别计 1~5 分,总分 60 分,分数越高表示遭受网络欺凌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各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7~0.87。(3)抑郁自评量表。由 Zung^[6]于 1965 年编制。该量表可以较客观地体现抑郁患者的自我感受和真实的心理情况。共有 20 个条目组成,被试者根据最近 1 周的心理感觉回答,每个条目包括 4 个等级,从没有或很少时间、小部分时间有到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有分别计 1~4 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情况越严重(抑郁严重度=各条目总分/80,<0.5 为无抑郁,0.5~<0.6 为轻度抑郁,0.6~<0.7 为中度抑郁,≥0.7 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

1.3 质量控制 以院系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所有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训,征得个人同意后指导学生填写问卷,问卷当场收回。填写过程中遵循保密原则,均匿名填写,以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在录入数据前进行逻辑检查并采用平行双录入以保证录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平行双录入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百分率或者构成比描述;定量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组间比较使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以及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和抑郁的关系,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情况比较 682 名(17.4%)大学生表示曾经遭受过网络欺凌。由表 1 可见,男生遭受网络言语欺凌、网络伪造欺诈得分均高于女生,父母离异的大学生遭受 3 种网络欺凌得分均高于父母未离异者,不同生源地大学生间遭受网络伪造欺诈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不同上网时间大学生遭受 3 种网络欺凌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母亲不同文化程度的大学生遭受 3 种网络欺凌方式得分差异均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经 LSD 两两比较,农村大学生遭受网络伪造欺诈得分低于城市及城镇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9 h 的大学生遭受 3 种网络欺凌方式得分均高于上网时间<3 h 的大学生;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大学生遭受网络伪造欺诈得分低于父亲文化程度为中专、大学的大学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大学生遭受网络言语欺凌得分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中专、大学的大学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大学生遭受隐匿身份得分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大学生遭受网络伪造欺诈得分低于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中专的大学生(P 值均<0.05)。

2.2 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发生情况 有 610 名大学生报告发生过抑郁,其中 406 名(66.6%)轻度抑郁,150 名(24.6%)中度抑郁,54 名(8.8%)重度抑郁。由表 2 可见,女生抑郁得分高于男生,父母离异的大学生抑郁得分高于父母未离异的大学生,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大学生抑郁得分高于未遭受网络欺凌的大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父亲不同文化程度大学生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LSD 两两比较,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大学生抑郁得分高于文化程度为大学、初中的大学生。每天不同上网时间大学生抑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上网时间≥9 h 的大学生抑郁得分最高($P<0.05$)。

2.3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经 Pearson 相关分析,大学生遭受网络言语欺凌、网络伪造欺诈、隐匿身份欺凌均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r_s 值分别为 0.40,0.36,0.46, P 值均<0.01)。

2.4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对抑郁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控制性别、父母离异、父亲文化程度、上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以抑郁总分为因变量,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各因子得分及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由表 3 可见,抑郁总分与网络伪造欺诈、言语欺

凌及隐匿身份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89,0.38,0.38($R^2=0.25$,调整 $R^2=0.25$, $F=183.82$, $P<0.01$),即遭受网络
伪造欺诈、言语欺凌、隐匿身份等形式的网络欺凌增加大学生抑郁情况的严重性。

表 1 不同组别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得分比较 ($\bar{x}\pm s$)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网络言语欺凌	隐匿身份欺凌	网络伪造欺诈
性别	男	1 913	t 值 P 值	8.16±3.36	3.61±1.66	7.72±3.34
	女	2 001		7.19±2.92	3.52±1.60	7.17±2.99
生源地	城市	993	F 值 P 值	9.65 <0.01	1.56 >0.05	5.40 <0.01
	城镇	920		7.77±3.38	3.60±1.70	7.69±3.54
	农村	2 001		7.76±3.17	3.58±1.62	7.58±3.22
				7.57±3.07	3.54±1.61	7.25±2.94
父母离异	否	3 593	t 值 P 值	1.72 >0.05	0.57 >0.05	7.81 <0.01
	是	321		7.58±3.09	3.53±1.59	7.30±3.01
每天上网时间/h			F 值 P 值	8.57±3.93	3.97±2.01	8.95±4.40
	<3	741		-4.37 <0.01	-3.83 <0.01	-6.59 <0.01
	3~5	1 739		7.44±3.19	3.49±1.69	7.41±3.25
	6~8	1 008		7.64±2.97	3.57±1.59	7.33±3.00
父亲文化程度			F 值 P 值	7.59±3.08	3.52±1.55	7.39±3.10
		426		8.34±4.00	3.78±1.87	8.03±3.79
	大学	681		7.83 <0.01	5.73 <0.05	8.16 <0.05
	中专	1 381		7.78±3.51	3.57±1.76	7.70±3.57
母亲文化程度			F 值 P 值	7.73±3.15	3.60±1.60	7.65±3.32
	初中	1 423		7.53±3.05	3.50±1.62	7.14±2.86
	小学及以下	429		7.72±3.12	3.65±1.58	7.33±2.93
				1.38 >0.05	1.35 >0.05	8.16 <0.01
每天上网时间/h			F 值 P 值	7.88±3.55	3.69±1.80	7.90±3.78
	<3	741		7.75±3.23	3.58±1.60	7.63±3.25
	3~5	1 739		7.49±3.01	3.48±1.60	7.23±2.93
	6~8	1 008		7.73±3.11	3.64±1.61	7.16±2.96
是否遭受网络欺凌			F 值 P 值	2.81 <0.05	2.95 <0.05	9.09 <0.01
	是	682				
	否	3 232				

表 2 不同组别大学生抑郁得分比较 ($\bar{x}\pm s$)

组别		人数	抑郁	t/F 值	P 值
性别	男	1 913	30.33±9.10	-2.05	0.04
	女	2 001	30.92±8.83		
生源地	城市	993	30.40±9.54	1.78	0.17
	农村	2 001	31.11±9.16		
父母离异	否	3 593	30.53±8.58	-6.64	<0.01
	是	321	34.62±11.43		
父亲文化程度	大学	681	30.12±10.28	3.91	<0.01
	中专	1 381	30.94±9.17		
	初中	1 423	30.28±8.03		
	小学	429	31.66±8.96		
母亲文化程度	大学	538	30.28±10.20	1.60	0.19
	中专	1 247	30.79±9.19		
	初中	1 517	30.40±8.28		
	小学	612	31.21±8.99		
每天上网时间/h	<3	741	29.10±8.76	19.52	<0.01
	3~5	1 739	30.44±8.40		
	6~8	1 008	31.05±8.88		
	≥9	426	33.13±10.97		
是否遭受网络欺凌	是	682	34.20±10.78	9.84	<0.01
	否	3 232	29.88±8.35		

表 3 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对抑郁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n=3\ 914$)

常数及自变量	非标准化 β 值	标准误差	标准化 β 值	t 值	P 值	95% CI
常数	14.53	0.69		21.21	<0.01	13.19~15.88
网络伪造欺诈	0.89	0.06	0.32	14.81	<0.01	0.78~1.01
网络言语欺凌	0.38	0.06	0.13	6.57	<0.01	0.27~0.49
隐匿身份欺凌	0.38	0.10	0.07	3.71	<0.01	0.18~0.58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17.4%的大学生曾经遭受过网络欺凌,低于朱鹤等^[7]报告的 32.14%。男生遭受网络欺凌的得分高于女生,即男生遭受网络欺凌的情况比女生严重,可能是男生对于网络的熟悉程度高于女生,更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8],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8-9]。研究还发现,生源地为城镇和城市的大学生遭受网络伪造欺诈的严重程度高于生源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可能相对于农村青少年,城市青少年更喜欢在网络上分享照片、图片等,这就增加了遭受网络伪造欺诈的风险,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中的一些不良社会文化需要改善。本研究结果还发现,父母离异的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的得分高于父母未离异的大学生,可能与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与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父母不能积极告知孩子个人信息暴露的危险性及可能发生的后果^[10],成为网络使用过程中的被欺凌者。

抑郁是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学业表现、人际交往等的重要因素,成年人的抑郁往往是由青少年抑郁发展而来,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Ge 等^[11]对 550 名来自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的青少年进行了随访 11 年的队列研究发现,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

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抑郁症状,且女性的抑郁症状呈曲线变化,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增加,然后在青春晚期到成年早期下降。国内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大学生抑郁程度高于非单亲家庭者^[12]。本次研究也发现,单亲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王宏等^[13]对 741 名大学生进行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发现,父母亲文化程度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与本次研究结果相似。

本次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得分与遭受网络欺凌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是影响抑郁得分的危险因素。Schneider 等^[4]对 20 406 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遭受网络欺凌的频率越高,发生抑郁的情况也越频繁。Selkie 等^[14]对美国 4 所大学 283 名女大学生的参与网络欺凌与抑郁、酗酒问题的研究发现,有任何网络欺凌经历的参与者,特别是那些曾经欺凌他人或曾经是欺凌者/受害者,达到抑郁症标准的概率更高。我国也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存在正相关^[15]。提示在预防网络欺凌的同时,应同时关注由此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针对参与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应加强沟通和社交技能、同理心训练、应对技能方面的训练,同时应该向家长提供网络欺凌方面的教育^[16],以便全方位对网络欺凌问题进行预防。

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横断面研究,无法确定大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发生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来进一步阐明这些关联。另外有研究发现,网络欺凌受害者、实施网络欺凌者及双重受害者更多存在于同性恋的青少年中,欺凌受害者的行为始终与心理压力增加的可能性密切相关,包括抑郁症状、自杀意念、自残和自杀企图^[4]。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增加对同性恋大学生网络欺凌情况的调查。

4 参考文献

- [1] 宋雁慧.网络欺凌与学校责任[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34(4):56-60.
- [10] 宋海荣.青少年依恋、自尊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 [11] ASHER S R, HYMEL S, RENSHAW P D. Loneliness in children[J]. Child Dev, 1984, 55(4):1456-1464.
- [12] 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2):174-180.
- [13] 范兴华,方晓义,张尚晏,等.家庭气氛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外向性与自尊的中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4):680-687.
- [14] BYNG-HALL J. Relieving parentified children's burdens in families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 patterns[J]. Fam Process, 2002, 41(3):375

- [2] PELED Y. Cyberbully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J]. Heliyon, 2019, 5(3):e01393.
- [3] 郭燕霞.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对比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8,42(3):29-34.
- [4] SCHNEIDER S K, O'DONNELL L, STUEVE A, et al. Cyberbullying, school bully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 regional censu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J]. Am J Public Health, 2012, 102(1):171-177.
- [5] 尤阳.受网络欺凌行为问卷的修订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3.
- [6] ZUNG W W, RICHARDS C B, SHORT M J.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 in a outpatient clinic. 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SDS[J]. Arch General Psychiatr, 1965, 13(6):508-515.
- [7] 朱鹤,石凡超,安澜,等.中国部分大学生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现状调查分析[J].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16,42(3):605-611.
- [8] 赵甜静,魏婕,苏倩倩,等.大学生网络欺凌现状及应对方式分析[J].中国校医,2018,32(9):658-661.
- [9] CANTONE E, PIRAS A P, VELLANTE M, et al. Interventions on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a systematic review[J]. Clin Pract Epidemiol Ment Health, 2015, 11(Suppl 1 M4):58-76.
- [10] 郑茹,星一,段佳丽.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流行及干预现状[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6):955-959.
- [11] GE X, NSTSUAKI M N, CONGER R D.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among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in divorced and nondivorced families[J]. Dev Psychopathol, 2006, 18(1):253-273.
- [12] 张建英.单亲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调查分析:以安徽省不同区域 5 所大学为例[J].中国特殊教育,2012(4):80-84.
- [13] 王宏,刘家洁,李雷雷,等.家庭因素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11):2075-2077.
- [14] SELKIE E M, KOTA R, CHAN Y F, et al. Cyberbullying, depression, and problem alcohol use i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 multisite study[J].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5, 18(2):79-86.
- [15] 胡阳,范翠英,张凤娟,等.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2):177-184.
- [16] HUTSON E, KELLY S, MILITELLO L K. Systematic review of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s for youth and parents with implic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J]. World Evidence-Based Nurs, 2018, 15(1):72-79.

收稿日期:2019-09-21;修回日期:2019-11-30

(上接第 234 页)

- [10] 宋海荣.青少年依恋、自尊及其二者关系的发展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1.
- [11] ASHER S R, HYMEL S, RENSHAW P D. Loneliness in children[J]. Child Dev, 1984, 55(4):1456-1464.
- [12] 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2):174-180.
- [13] 范兴华,方晓义,张尚晏,等.家庭气氛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外向性与自尊的中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4):680-687.
- [14] BYNG-HALL J. Relieving parentified children's burdens in families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 patterns[J]. Fam Process, 2002, 41(3):375

-388.

- [15] SCHNEIDER B H, ATKINSON L, TARDIF C. Child-parent attachment and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 a quantitative review[J]. Dev Psychol, 2001, 37(1):86-100.
- [16] HANSEN T B, STEENBERG L M, PALIC S, et al. A review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related to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schools[J]. Aggress Violent Beh, 2012, 17(4):383-387.
- [17] BERGUNO G, LEROUX P, MCANISH K, et al.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at school and its relation to bullying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 interventions[J]. Qual Rep, 2004, 9(3):483-499.

收稿日期:2019-09-07;修回日期:2019-12-20